

## 心灵隽语

## 生活滋味

## 迟桂花

吴永谷

今年立冬迫近，小岛的桂花才迟迟地开。虽来得晚，香气却比往年更浓烈、更热忱。清晨推开门，那股香便汹涌扑来，不由分说地漫进屋里，把人裹得严严实实。走在路上，还没见着桂花树的影子，香气已先窜到跟前，引着你一头跌进它设下的甜蜜陷阱。

同事折了一枝放在办公桌上，整个办公室便氤氲在缠绵的香气里，连枯燥的工作，也多了几分意趣。

这迟来的桂花，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融进日子里，让人莫名其妙。它仿佛在说，我虽开得迟，可一旦开了，就要不管不顾、真真切切地香个痛快！

这份热烈，让我想起一位文友。

我们是在一次文学沙龙上认识的。她坐在我旁边，热情地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李桂琼，大家都叫我‘老桂’。”我一听就笑了，这称呼，和她那身素雅的气质实在不太搭。她穿一袭白裙，戴金丝眼镜，贝雷帽斜斜扣在发间，说话温温款款的，低眉含笑时，活脱脱从画里走出的江南女子。见我疑惑，她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们那辈人，都爱这样互相称呼。”

聊起来才知道，我们之间竟隔着25年的光阴。她说：“真羡慕你，这么年轻就开始写作了。”我回她：“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”她点点头，说和我结缘。那天，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，约好一起读书写文章。

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她分享的文字。有时是报刊上一段文摘，有时是丁立梅、迟子建的散文，偶尔也有卞之琳、郑愁予的诗。她不仅读，也坚持写。日记、公众号、零散的初稿……一天都不落下。受她影响，我也开始日日练笔，可生活琐事一多，难免懈怠。向她讨教坚持的秘诀，她只是笑：“哪有什么秘诀？我年过半百才开始写，每一天都格外珍贵，舍不得浪费。”

一位前辈曾评价她的文字：“老桂的文章，经得起慢慢嚼，能咂摸出岁月的味道。”的确，她对待写作，就像对待穿衣打扮，总是认真得体，带着一种虔诚。那些天真的童年、热血的青春、厚重的中年……都被她一一揉进字里行间。

我想，老桂不正像这迟桂花吗？迟，不是遗憾，而是一种底气。走得慢，反而更稳；开得晚，却香得更沉。

老桂的女儿和我同龄，我母亲又和她差不多岁数，这让我们之间多了不少话题。她偶尔为女儿的事发愁，我就以年轻人的视角帮她分析；而我从她那里，也渐渐读懂了自己的母亲，明白了那些曾经脱口而出的话，有多伤她的心。

有一次，我对她说：“真遗憾没能早点遇见你。”她却引用书里的一句话，回道：“我不遗憾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，因为遇见你之后，最好的时光才开始。”

是啊，不论什么感情，遇见了，就是最好的开始。晚一点又何妨？反而更沉静、更绵长，像被时光浸透的桂花香。

那天回家，看见几位阿婆在打桂花。树下铺着旧布，一竿子打下去，碎金似的花簌簌落下，香气四散。一位阿婆见我站着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晚桂花最香！做糖、酿酒、泡茶，喷香！”我被那声“喷香”打动，也上前采了一小捧。晚上煮酒酿圆子时撒上几朵，果然，满屋喷香。

本地人都说，今年桂花是来得最迟的一次。可那又怎样呢？它依然把小岛的秋天，熏得甜暖而妥帖。

郁达夫在《迟桂花》里写：“桂花开得愈迟愈好，因为开得迟，所以经得日子久。”愿你我都能做一朵迟桂花，不必争先，不必慌张，慢慢积攒整个秋天的风露，在渐凉的日子里，不急不躁，放出那缕幽远的甜香。静静地、执着地，散发属于自己的历久不散的芬芳。

## 一对雀飞翔在我的梦中

董翘榕


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写到：清晨，雀姗姗而行，它将要还给绿里去了。曾有一对雀闯入我的生活，飞翔在我的梦中。后来，一只遭遇了厄运，一只也许飞回了大自然。

那天，我在市场上邂逅了一对雀，看着这对生灵心生喜欢，于是缠着妈妈买来放在客厅水仙旁。它们极恩爱，温驯而伶俐，翠色的羽，白色的翎，虽然略俗气了些，整体却也好看。衬着水仙，家里平添了几份趣味和活力。我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入了细竹篾编织的软笼中，上面悬挂一盆极茂盛的绿萝，下面摆盆鱼台面，让它们随时可及水面，自以为安静幽雅到了极致。雄雀头上顶着黄冠，雌雀则是白冠，叶丛中常有一黄一白在灵巧地闪动，像初恋情人在窃窃私语，更像一对老人在絮絮唠叨。我无暇细猜，当然也猜不透。

这样过了几个月，不觉间已入隆冬。照例，出太阳时，我会陪同它们一起伏在软椅上享受和煦的阳光，它们从不躲开我的爱抚，常常主动贴近我毛茸茸的上衣，蜷缩在胸前，阳光琥珀一般明亮，几乎没有风。庭下是一片水池，波光粼粼，窗前是一簇簇黄金般的银杏叶，想必阳光是抚着它直射阳台的。我们被阳光包裹着，静静地眯缝着眼……恍惚间，我听到“叽喳”一声，朦胧抬眼，窗口不知怎的没拉

上，两只小精灵从隙中乘光而去。我怅然合上窗，哀伤地收了细笼，锁入长柜中。水仙在黑暗中受了风，孤独地摇曳着。

我的心中犹存希冀，便下了楼，在银杏树下摆了些许小米，它们也许会回来！第二日，我再下楼，惊喜地发现小米没了。银杏树顶忽然“叽喳”一声。抬眸，发现两顶冠——一顶黄一顶白，在阳光下忽闪，却看不见它们的身子。心中希冀更大了，但从第四日起，盆中粮再未动。

我渐渐有些失望了，却还是守诺似的每日去投。也许……可是盆中食越积越高，却再无吃动的痕迹。

生活还是照常忙碌，似乎这对雀不曾来过。

正月，地上凝起厚厚一层霜。一个星期六上午，我在楼下散步，远处踱来一个深蓝的人影，因着太多的衣物显得有些臃肿。“张叔……这是？”我指着他手中的铁笼子，上面盖着油布。张叔是曾经的邻居，自然相当熟络。“从那儿捉的。”他指了指那片银杏林，“给小晓玩玩。”小晓是他的儿子。他拉开了布，一只小小的鸟儿紧缩在笼角处，那翠羽、白翎、白冠一下映入我眼帘。我的心猛地抽搐了几下，慢慢纠结起来。张叔用力摇动几下笼子，那只小小的身影再也没有动弹。“哎，死了！”他满脸失望地走到垃圾桶前，连笼扔进了桶内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不知是如何蹒跚地踱到垃圾桶前，缓缓掀开桶盖，拉开笼盖，取出白冠雀的尸体。然后回家拿来小铁锹，在银杏树下挖出一个小坑，折了些柏枝垫在底部，轻轻地放入这只死雀，盖上土，正如我当初在软笼轻轻安放好它一样。

我不知道另一只去哪儿了。也许它更渴望自由，远飞了。

我在阳光中拉开窗，在氤氲中，等待那只姗姗来迟的雀。我等了一个冬天，再也没有看到它回来。

生活依旧，但有一对雀却一直飞翔在我的梦中。

## 人在旅途

## 栖息普陀山

辛舟

秋意已至，夏日余温不散；寒露已过，阳光依然灼热。

上来就好，我从后寺经香古道，徒步登上全岛最高的佛顶山。途中，抬头凝望海天佛国石，又在佛顶山慧济寺西侧，再次目睹“地球独子”普陀鹅耳枥树，还在观景台，俯瞰莲花洋全景，大大小小的岛屿轮廓，在碧波中若隐若现，晚霞浸染整片海域，光彩夺目。

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爬西山景区步履从容。沿着蜿蜒的上山石阶前行，环境清幽，茂密的树林，遮天蔽日，阳光穿过叶隙，洒下斑驳光影，温柔时光，抚慰心灵，沐浴着微风，让我心旷神怡，感受着宁静与惬意。而二龟听法石、磐陀石、一叶扁舟石、心字石，这些千姿百态的奇岩怪石，妙趣横生，更添神秘色彩。

心中有海，静而无边。漫步在普陀山的金沙、百步沙、千步沙，看海听涛，这里沙质细腻，海水清澈，海风轻拂脸颊，带来大海的气息，蓝天上飘着白云，脚下是柔软沙滩，海浪悠闲地拍打着，阳光、沙滩、海浪，和谐共鸣，演奏着悦耳动听的交响曲。

普陀山以其山海交融的独特地貌、千年佛教文化积淀和自然人文交融的绝妙画卷闻名遐迩，既有“海天佛国”的壮阔意境，也有“人间清静地”的禅意诗情。栖居岛上，自由行走，置身山海美景，享受美好安逸，收获满心愉悦，想到了我会再来。

今年国庆长假后，避开人流潮，前往普陀山，静下心来，栖息数天，独自行走在岛上，风光尽收眼底。其实，退休后能在那里住上数天，也是一种不错的旅行方式，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，跟着感觉走，不用赶时间，想去哪都行，随心而为，随意而动，岛上不仅空气清新，而且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能够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，让心灵得到真正的休憩和放松。

此行，提前做好攻略，通过网络查找到龙沙新村一家心仪的民宿，下船后直接从客运中心乘巴士到达，谈妥房价入住。岛上的龙沙人行隧道，经过提升改造，呈现清心禅韵的空间环境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行走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大为提高。我多次来回穿行，到达前寺核心区域，店铺林立，尽可品尝素食、海鲜美味。

栖居岛上一隅，足迹遍布全山。

不肯去观音院和普济、法雨、慧济三大寺，以及南海观音肯定会再次进入，又去了一些没有到过的寺院，如隐秀讲院、三圣禅院、福泉禅林等，感悟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在多宝塔东侧的普陀山佛教博物馆，我是首次进入，见到十八臂翡翠观音像等镇馆之宝，回想起以前，曾经参观过设在悦岭庵的普陀山文物馆，时过境迁，已是今非昔比。前往白华楼的二楼，普陀山书院正在举办“魏碑书影——舟山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书法展”，感触到时光长河里，古老文明与现代智慧在翰墨中的交相辉映。